



枕書居襟說

高郵王敬之寬甫

鼯鼠

爾雅鼯鼠豹文鼯鼠部璞注於鼯鼠下云鼠文采如豹者漢蒼帝時終甫知之邢昺疏說文鼯鼠豹文鼠也今部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蓋豹文之鼠部以爲當屬鼯鼠邢引說文以爲當屬鼯鼠也楊慎丹鉛錄引犖虞三輔決錄寶攸舉孝廉爲郎光祿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羣臣莫知攸對曰名鼯鼠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从攸受爾雅唐書盧若虛傳枕書居襟說

時獲鼠豹首虎膽辛怡諫謂之鼯鼠而賤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統觀諸說部璞同寶攸說而誤以爲終甫者也辛怡諫主部說者也盧若虛邢昺皆主許慎說文者也書之以待後賢論定

韋零水曰豹鼠說多異詞許慎說文以豹文爲鼯鼠部璞注爾雅以豹文屬鼯鼠古人師讀不同故訓詁大異玉篇廣韵則鼯鼠鼯鼠皆以爲豹文而終甫辨豹文鼠事則自部璞注爾雅始王楙野客叢書引爾雅部注云其後如崔偓佺劉子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大云終甫知豹文鼯鼠蒼帝賜絹百匹攸

前漢書不聞終匍有此事後漢竇攸家傳炎老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鼠問羣臣莫知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裔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皆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匍乎摯虞三輔決錄次謂是竇攸事泮林案終匍竇攸事前人書中多并引之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然惟初學記引爾雅讀如邵氏而不引終匍次不引竇攸若水經注及文選注引三輔決錄注則俱載竇攸此事而其以豹文爲鼯鼠與邵同也王

枕書居禘說

十一

楸叢書引類聚終匍事而不及竇攸臧琳經義禘記引類聚竇氏家傳而不及終匍邵晉涵爾雅正義引玉篇不及鼯鼠之爲豹文又與經義禘記俱引廣韻鼯鼠載竇氏家傳云云檢廣韻鼯字注與爾雅邵注同辨此語三輔決錄漢趙岐撰晉摯虞是注三輔決錄者野客叢書丹鉛錄引決錄并脫去注字邵正義引決錄注佗決疑注則又溷入摯虞決疑要注一書中矣似均不可以不辨

芝蘭

家語六本篇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卽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市久而不聞其臭大與之俱化矣敬之案芝非香艸不應與蘭并稱芝蓋芷之譌菑蘼蕪別名字或佗芷芝芷篆體相近說苑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與家語義同宋書顏延之傳庭誥文曰習之所變奕矣豈惟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正佗芷蘭禮記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菑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菑蘭卽芷蘭也莊子吉祥止止或之止之譌或止之之譌殆亦類此

剛卯

枕書居禊說

三

後漢書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文曰剛卯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古大篆卯字當讀爲桺古桺卯同字而以爲昧誤莫大焉松之案桺卯同字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敬之案劉音如雷从𠄎得聲𠄎音如桺桺亦从𠄎得聲與卯何涉卯莫飽切古佗𠄎𠄎𠄎字體本自不同虞翻所謂卯當讀桺者𠄎當讀桺也非𠄎也裴松之謂桺卯同字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非也後漢書之卯金刀當佗𠄎金刀傳寫誤耳

頭陀寺

乾隆四十八年高郵州志頭陀寺在北阿鎮宋大明時
孔覲蔡興宗先後建堂室齊建朶中鄂州刺史江夏王
奉敕修王簡栖佗碑久廢

以上州志說

案李善注王簡栖頭

陀寺碑云碑在鄂州碑文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又

云粵在建朶鄂州刺史江夏王

注江夏王寶元

江夏內史行事

彭城劉誼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云
云蓋州志明知寺在鄂州江夏又案州志菽文載陳造
次楊宰宿北阿韻詩詩應弔孝逸碑或贊頭陀此殆沿
譌之源攷造江湖長翁集此詩自注北阿唐李孝逸破
李敬業處而頭陀句無注此句或別有所指且簡栖碑
枕善居禪說

四

辭本不佞贊贊頭陀不合又案黃文節公集有鄂州節
推陳榮緒惠示沿檄崇易道中六詩奉和詩其一題爲
頭陀寺詩末云惟有簡栖碑文章巍然立又案張芸姿
柳行錄丙寅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朶昌丙子登石城
最西臨江卽黃鶴白雲最東卽頭陀寺與樓下枕大江
對瞰漢陽又案雍正二年高郵州志無頭陀寺當仍其
舊

中植

惟曰中植疾呼緩呼之別耳周禮大圭中葵首大首如
椎所以搢也因而凡物大首皆得謂之中葵爾雅中植

菌菌首大也夢溪筆譚引宋征西將卞宗慤妹名鍾馗
魏有李鍾馗隋將有喬鍾馗楊鍾馗以爲鍾馗之名不
始於開元時開元時始有畫楊用修丹鉛錄疏鍾馗辟
邪抉其謫託之所自可破俗見畫家自吳道子以下因
謫傳謫直不足辨

馬周

新城王文簡池北偶譚空輿陳其年

維松

年四十餘尙

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目者謂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

林宣城梅杓司

原編

贈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

似馬周已未果以諸生應鴻博授檢討時五十六

吳興戴龍

枕蓍居禩說

五

塘藤陰禩記說同

敬之案新唐書馬周本傳官至中書令卒年

四十八舊唐書袁天綱傳次云周位至中書令兼吏部

尙書年四十八卒王說梅詩殆均未暇淡攷吳穀人

錫

觴詞功名五十馬周頭蚤自矣次沿此誤

海棠詩話依託

周煥清波禩志調謔錄陳思海棠譜俱載蘇東坡詩應
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之向王禹偁詩話杜
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以其生母名海
棠也陸放翁詩自注老杜不應無海棠詩意其失傳耳
案東坡詩與妓李宜定不比妓於杜母以此知北宋尙

未有母名之說且王禹偁宋太宗時人放翁不得不聞其說何以但云失傳而不及詩話朱翌猗覺寮襍記辨母名海棠之說夾不及禹偁則其說始於南宋而依託禹偁則又在陸朱二公之後矣

乾鶴

陸佃埤雅鶴巢取木杪枝不得墮地故名乾鶴敬之案王充論衡鴉鶴知來狴狴知往卽淮南子乾鶴知來而不知往之意而乾佗鴉廣韻鴉鶴鳥名知未來事噪則行人至玉篇鴉古安切夾佗雅又雅古丹切雅鴉鶴又鶴七畧切蓋雅雒是鶴名鴉假借佗乾明道襍志干鶴枕書居襍說

六

噪而行人至于夾鴉雅之省乾鶴卽鴉鶴雅雒也鴉鶴俗佗乾鶴猶狂獄之狂俗佗岸獄別無取義他如幹枝之省佗干支豈得解十干佗干求之干哉陸解乾鶴殆近王氏字說

爭

詞曲用怎字音如爭上聲作詰問義

康熙字典收怎字注云語辭此字廣韻集韻未收惟韓孝彥五音集韻收之敬之案古讀爭字有平仄二音皆可如今怎字義白香山詩不然爭柰子弦聲又爭得黃金滿衫袖又爭得金篦試刮看又政事素無爭學得杜

牧詩蘇老爭禁十九年徐凝詩爭遣愁人獨自行羅隱
詩爭把長條絆著人王建詩九重爭得外人知劉夢得
詩拋卻丞郎爭柰何皆佗今俗怎字義劉詩爭字池北
偶譚以爲當讀太聲今用代怎字似無不可

梁灝

容齋四筆載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
季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
多太公之二季後終祕書監卒季九十餘此語既著士
大夫以爲口實予以國史攷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季
廷試甲科景德元季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季
枕書居襍說

七

四十二子固大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季三十三史臣
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遜
齋之妄不待攻也

以上容齋說

宋史灝傳雍熙二季廷試甲

科景德元季卒季九十二史臣附論有灝之明敏俾領
詞職固無忝矣語無中道而摧語宋時國史與元人所
修宋史互異如此敬之就灝景德元季卒季九十二攷

之景德元季歲在甲辰雍熙二季歲在乙酉其季灝七

十三非八十二遜齋說誠屬不根

孔平仲孔氏譚苑所載與遜齋閒覽同誤

又宋史灝三子固述適固傳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
幾卒季三十三適傳熙甯三季卒季七十攷眞宗天禧

元季歲在丁巳推固生當太宗雍熙二季乙酉如灝卒
季九十二則生固之季灝七十三神宗熙甯三季歲在
庚子推適生當眞宗咸平四季辛丑如灝卒季九十二
則生適之季灝八十九是灝三子皆晚季所生九十二
之說可疑一也灝於眞宗景德二季季九十二則當生
於五代梁乾化元季癸酉其時距宋太祖開國建隆元
季歷四十七季灝已四十八歲建隆元季距太宗雍熙
二季又二十五季何以始復舉進士九十二之說可疑
二也灝傳稱王禹偁始與鄉貢灝依以爲學據此則灝
當少於禹偁而禹偁傳稱禹偁以眞宗咸平四季卒季
枕蓍居禊說

八

四十八咸平四季歲在辛丑推禹偁生當周顯慶元季
甲寅如灝卒季九十二則禹偁生灝後四十一季何以
灝轉依禹偁以爲學九十二之說可疑三也李心傳建
炎以來朝野禊記甲集弟九狀元季三十以下條內梁
內翰灝張舍人季祥王尙書伉皆二十三正與容齋所
引國史合宋史九十之九始是譌字當從容齋此條脫稿後見
錢氏廿二史攷異所說相同因
敬之說較錢說加詳仍存之

牢九

蘇東坡詩集

施注卷三十六

游博羅香積寺詩豈惟牢九薦古

味要使眞一流天漿自注束皙餅餹饅頭薄持配搜牢

九吾鄉李先生必恆注案東哲餠賤有饅頭薄壯起洩
牢丸之名而先生詩用佗牢丸想別有所據未詳以上李注
陸放翁與邨鄰聚飲詩蟹供牢丸美自注聞人懋德言
餠賤所謂牢丸今包子是又庶齋老學叢譚引陸詩蟹
供牢丸美并引自注云云又引陸會野味包子詩牢丸
已登槃下云或謂牢丸者牢丸也卽蒸餠宋諱丸字太
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敬之案蘇以牢丸與眞一佗
對定非筆誤謂陸放翁諱丸佗丸遂以缺筆丸字佗上
聲用似未可餠賤誤本流傳既久恐因有刪去李賡并
改大蘇詩及自注以就誤本者故詳論之

枕書居襍說

九

芾雩水曰方以智通雅不托條引五代史李茂眞傳
朕与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當時語也後
加倉旁佗餠餠又佗餠餠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世謂
餠餠爲頭倉范堯夫謫永州每日食餠餠束皙言春
饅頭夏薄托襍俎佗薄衍陰復春作薄持歸田錄亦
作薄持陳無功所載一作薄扞北嶽先生引餠賤作
薄壯恐沿初學記引餠賤之譌又牢丸條引段成式
食品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元美曰卽子瞻誤以爲
牢丸者也東坡惠州詩豈惟牢丸薦古味要使眞密
引蘇詩脫然晉已誤用之東哲賤終歲飽食惟牢丸
下四字

平注牢九饑頭類永叔歸田錄夾疑之陰氏韵書收
此事入九字下皆相沿未攷泮林案此說正踵庶齋
叢談或說

蘇東坡上清儲祥宮碑詩

知不足齋叢書內栞侯鯖錄紹聖中有人過臨江匍驛

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

撰詩云李白當季謫

原注云又佗責又佗流

夜郎中原蕪

原注云又佗不

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入在壯

原注云又佗志士

悲歌淚兩行

又云晉公功業冠吾

原注云又佗皇

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

斷碑人贈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梁溪漫志載晉公一首

枕蓍居襍說

十

佗淮西功業冠吾唐云云又載東坡在翰林被旨佗上

清儲祥宮碑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京別撰玉局遺文

中引此詩題云紹興中得此詩於沿流館不知何人所

佗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坡自佗寓意儲祥之

事敬之案李白晉公二詩定是蘇門諸公所佗李白一

首指東坡遠謫晉公一首指毀碑事其曰吾唐者謬託

唐人所佗以避禍也玉局遺文引以爲不知何人所佗

始天明知其人而謬言之明瞿佑歸田詩話昌黎佗淮

西碑旣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

文昌爲之當時不能別其文之高下及東坡錄臨江驛

小詩曰淮西云云公論始定據此則侯鯖錄中詩二首東坡止錄其一梁溪漫志歸田詩話錄坡所錄似皆不知更有李白當季一佀則二詩疑卽聊復翁所佀又案宋素文饗牖間評載磨上清儲祥宮記事次載淮西功德冠吾唐二十八字與梁溪漫志同其下謂坡少有不平託爲得此詩於沿流館中而苕溪渙隱謂坡竄海外佀欲以自況非也云云次無李白當季一佀瞿佑因以淮西一首專爲論定昌黎段文昌而設墮古人雲霧中矣

菑零水曰王應麟玉海上清宮元祐四季春宣仁后枕書居襍說

十一

重建六季秋成六月詔蘇軾撰碑銘文具東坡集泮林案東坡題跋記臨江驛詩卽侯鯖錄所載二詩是也惟謫佀流何人在佀人何在末句佀志士臨風淚數行後一首在前晉公佀淮西東坡題跋又記沿流館詩云簾卷窻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敲枕牀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據此則似東坡所得於沿流館者更有一詩與臨江驛舍二詩玉局皆有自題而梁谿漫志錄其前首併合爲一者也容齋隨筆記孔氏野史云蘇子瞻被命佀儲

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
會使人發御史董散逸卽有章疏遂墮計中至有子
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之語噫斯亦昌黎淮西碑當
時不能別其文之高下者矣

孫君孚

隆慶高郵州志孫升傳全用宋史元文末載論蘇軾云
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
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
時以爲知言案宋史本佗世譏其失言又孫升傳後論
曰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啟豐孫升以蘇軾比王安
枕書居禩說

五

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
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
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以上論

此正謂其失言非謂其知

言

楊州

沈存中筆譚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茈如車蓋中國
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卽因此如楊州宜楊荊州宜荆
之類荆或爲楚楚荊木之別名也據此則荆楊之楊當
從木不當從手 先觀察已據漢碑證楊州之楊從木
語載漢隸拾遺敬之引沈說見北宋時猶知有從木之

說也

柳行錄

秦少游宋皇祐元季生見淮海文集書王氏齋壁文卒
季五十三見宋史本傳蓋卒於徽宗之辛巳張芸叟

舜

民畫墁集內有柳行錄乃謫監郴州酒稅時佾錄中前

載壬戌次黃州見團練副使蘇軾丙寅招蘇子瞻游蒼

昌樊山後載甲子發潭州又云橘洲景物最佳處其下

又云秦少游歿藤州其子護喪藁殯潭州黃魯直有詩

云長眠橘州風雨寒據張說則東坡在黃州時少游已

卒攷曲洧舊聞載東坡語子過云有至雷州來者遞至

枕蓍居禩說

三

少游詩書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案此蓋在

海外時事也東坡謫黃州在神宗時謫海外在哲宗時

北渡在徽宗時季謙可據若坡居黃州時少游已卒安

得讀少游謫雷州時詩書且坡由黃州內召當哲宗初

季旣內召以賢良方正薦少游於朝見宋史本傳少游

元祐三季被召至京師見淮海文集紹聖初以御史論

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削秩徙

雷州徽宗立放還至藤州卒見宋史本傳安得先已卒

耶柳行錄橘洲景物最佳處下秦少游以下二十七字

當是他人因橘州而注秦事後人誤以爲張芸叟語而

并刻之

他書中秦太虛詩詞

秦太虛淮海集詩有見宋漫堂蘇詩施注栞本後續補遺中者蓋黨禁弛後搜尋遺墨不無舛譌也少游佗坡筆題詩楊州一山寺中坡不能辨見冷齋夜話東坡慶少游詞自書於扇見澳隱叢話由此推之二公手跡相混者不少宋栞施注自敘云其續補遺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殆從偽本王梅溪注蘇詩采入邵子湘佗蘇詩王注正譌定為賈人俗本又康熙中楊某敘王注以文獻通攷不載王書為疑并疑陸放翁與梅溪同朝枕書居禪說

齒

放翁佗施注敘時梅溪歿已二三十年而敘中不及王注合觀邵楊二公之言偽王注出放翁後無疑安知非因距北宋時代已遠而誤收而宋漫堂又沿其誤者乎弘列秦詩誤入蘇詩續補遺卷中諸佗而訂正其下其詩詞別見佗說不載淮海集者夾附於末

雷易書事三首

第一首第二首誤入宋漫堂栞蘇詩續補遺雷州八首內

路越

蘇佗
嶺

風俗殊有疾皆

蘇佗
峯

勿藥束帶趨祀房

蘇佗

房

蘇佗
用

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主

蘇佗
至

洽觴酌

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秦弟一首
蘇弟五首

舊傳

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女尙應遠東門

蘇佗

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

遇卓文君秦弟三首
蘇弟八首

海康書事十首前六首誤入蘇詩續
補遺雷州八首內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蘇作瀕海州灌園以餬口身自磔

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鉏人舊日東

陵侯秦弟一首
蘇弟一首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

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艸芳自有時鶉鳩蘇作鶉鳩何

關汝秦弟二首
蘇弟二首

卜蘇作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嶽蘇作嶽岑終日數椽閒但

枕書居稌說

聞鳥遺音鑪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鷄鷄一枝足所

恨非故林秦弟三首
蘇弟三首

培塿無松栢駕言出蘇作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卻掃可

忘憂尺蠖以時誦蘇作屈其信蘇作伸大非求得歸自不

惡未歸且淹留秦弟四首
蘇弟四首

粵女市蕪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蝦蚶

青裊腳不襪臭味狻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蘇作洲生

綠珠秦弟五首
蘇弟六首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祭鼓蘇作鼓祭城郭為

沸蘇作傾動雖非堯歷頌蘇作頌自我先人用大蘇作苦吟

荆楚人嘉平臘雲夢

秦弟六首蘇弟七首敬之案宋史秦觀傳少游編管橫州徙雷

州曲消舊聞東坡先生嘗語子過曰有自雷州來者

遞至少游所惠詩書滿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

韶也邵子湘重訂王宗稷東坡季謹紹聖四季東坡

由惠州安置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引東坡和

陶移居詩敘下云有雷州詩八首案和陶詩敘云行

謫海南子由次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

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蓋居雷在仲夏季夏間

而雷州詩中乃云秋暑云移寒暑云臘已酉與敘語

不合其非東坡詩顯然

飲酒詩四首 此詩夾載蘇詩續補遺卷中

我觀人閒世無如醉中眞虛空爲銷隕 蘇俗 況乃百

憂身憎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驢得得 蘇俗

且致賢人

枕書居禩說 去

左手持蟹螯舉觴屬 蘇俗 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

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

容 蘇俗 閒

客從南 蘇俗 有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 蘇俗 不噉

彊啜且 蘇俗 復醒既鑿淘沌氏遂出 蘇俗 華胥境操

戈逐儒生舉觴還酌酌

雷觴澹如 蘇俗 水經季不濡脣爰有擾龍系 蘇俗 爲

佗英靈春英靈韵何 蘇俗 高蒲萄難爲 蘇俗 鄰佗季

血倉汝應 蘇俗 配杜康神 蘇俗 案續補遺因有雷觴字收

經季 蘇俗 之事

以葦葦泔魚糟蟹寄子瞻蘇詩續補遺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季漬蘇作醪醑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葦苗

滑於蘇作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卵蘇作鳥子纍纍何足

道釘餛蘇作盤煢蘇作大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

泔相傳為旨蓄蘇作竟雷畜魚脯蜃醢薦籩豆山藪谿毛

例蒙錄輒送行廚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案蘇無此上四

句別俗且同千里送鷲毛何用孜孜飲麋鹿似因詩

有淮南字於題中加揚州字又似因澤居易不合東

坡而改俗千里二句孜孜飲麋鹿意殊費解淺人所

點竄有汙東坡多矣知東坡之詩者當唵索而得之

侯鯖錄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瓮少游謂未有以對南

遷度鬼門關乃用為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

枕書居稌說

人鮓瓮頭船北人慟哭南人咲日落荒邨聞杜鵑蘇

詩續補遺竹枝詞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鮓瓮頭

船北人墮淚南人咲青嶂無梯問杜鵑黎川陳氏菜

黃文節公集載夢中李白詩命輕人鮓瓮頭船日瘦

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咲青壁無梯問杜鵑

題活溪中興頌

玉環妖血無人掃渙馬厭長安艸潼關戰骨高於

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郃公凜凜英

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席無氛埃元公高銘

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歎水部旬中星斗文太師筆

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

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季興廢生歎慨當

時數子今安在荒涼涪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新城王文簡公涪溪攷引伯張未文潛詩庶齋老學
叢譚題涪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
文潛伯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
潛以名書耳獨醒稌志少游所臨涪溪中興頌詩過
崖下時蓋未曾題石既行次永州因繼步入市口見
一士人家門戶稍潔遂直造焉謂主人倉卒未能具時
也子以筆墨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
廊廡間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卽筆書於其上題曰張
未文潛伯而以名書之宣和間木机尙存今此詩
未勒崖下矣涪溪攷又載山谷道人中興頌詩并記
崇甯三季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涪溪彊伯數語僧
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劉之厓后據此則山谷已
不知非文潛伯賴盛曾
二家說爲少游正之

朱翌猗覺寮襍記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世故著

人羊負來膾炙人口

案淮海集無此句

枕書居襍說

天

陳思海棠謹引冷齋夜話少游在黃州有老書生家

多海棠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

閔敘粵述伯海棠橋在黃

州故老曰橋南橋北皆海棠書生祝姓家此少游謫橫嘗醉宿其家題詞而云

曰喚起一聲

人悄衾暝

粵述伯冷窗夢寒空

粵述伯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

又添多少社餞釀成微咲半缺瘦

律紅爻詞律伯柳

瓢共首

粵述伯傾酌覺健

詞律伯顛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閒小東

坡夔之恨不得其腔

醉鄉春當有知之者耳

楊升庵詞

品以爲少游謫藤州時事又云本集不收見於地志修一統志者不識旨字妄改可咲案淮海詞無此詞

素文甕牖閒評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

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
雨忙瞥然飛去斲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賤高唐此秦
少游爲朝雲伶南歌子詞也余謂此詞朝雲歿後伶
其閒言語可見蕪苑雌黃乃云東坡令朝雲就少游
乞之又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
人繫惱是公詞否少游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
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案二詞俱不載集中

李調元兩邨詞話淮海遺詞散失多見別本而時刻
不載如虞美人影云碧紗弄影東風曉一夜海棠開
了枝上數聲啼鳥糝點知多少妒雲恨雨要肢裊眉
黛不堪重掃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宐男艸可知此外
枕書居稌說

軼更多矣案集中無此詞兩邨
必有所本惜未詳及

五

陸游老學庵筆記賀方回侘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
趙于將不萃吳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
於江陰而返蓉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歿
十季矣案悼王子開五首載淮海後集當是收葺
秦詩者之誤與葺蘇詩續補遺之誤同

葺雩水曰蘇集虐飄飄三首一爲淮海伶一爲魯直
一爲子瞻和也附注淮海集今驛入補遺詩蘇集補

遺七絕三首前二首乃淮海集處州水南庵詩後一
首乃淮海集游仙四首之一而或以爲初納朝華者
也蘇集織錦圖回文五首淮海集所云余見之記其

五首而渙隱叢話以爲非東坡大非少游者也蘇集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益補遺者踵宋人錦繡萬花谷
之誤而未句又改飮佗飲者也

忘憂

宋素文瓊牖閒評萱艸豈能忘憂詩云萱艸樹背者諛
訓忘萱諛同音故謂萱爲忘憂敬之案瑯嬛記堂北曰
背堂南曰襟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艸言樹背與襟瑯
嬛記所引正與素書合諛訓忘故忘憂忘歸皆可取義
不專主憂與歸也

露筋貞女

枕書居襟說

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相傳江淮閒有驛俗呼露筋嘗有
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姑嘍血滴筋露而歿據江德藻
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
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
因以爲名以上襟俎說宋劉延世孫公譚圃泰州西谿多蚊
使者行案左右以艾煙熏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嚼
而歿世傳飽侶櫻桃重饑如桺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
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以上譚圃說敬之案其事或以爲人

或以爲鹿其地或以爲江淮閒或以爲距邵伯埭三十
六里或以爲泰州西谿傳白鳥事止此歐易修佗憎蚊

詩始及貞女事繼此米芾乃作記書之今祠奉貞女遂指白鳥嚙膚露筋而成爲貞女不入耕夫室時事敬疑露筋爲地名貞女事或適在露筋本與白鳥無涉而兩事傳會爲一耳杜十姨伍髭須管播咲林近世金陵青谿女郎祠易祀唐元宗題曰老郎祠以彼證此猶屬未盡失實者與

近鏗秦郵帖山谷道人梨萼詩跋

宋史李常傳常卒季六十四又常與孫覺齊名常長覺一歲其成先後一夕秦觀淮海後集李公擇行狀常暴卒於閬鄉傳舍實元祐五季二月二日以此知覺大卒枕書居襍說

三

於元祐五季又宋史黃庭堅傳紹聖初章惇蔡卞論實錄多誣庭堅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是庭堅自黔移戎在莘老卒後無疑近人所鏗山谷道人梨萼詩敘外舅莘老以梨萼唱和詩寄余索和夫詩生於情不情而何以詩余自黔還戎日多苦思情何由生云云與宋史及淮海集不合且宋史庭堅傳稱庭堅移戎州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云云黃文節公集有廖致平送綠荔枝爲戎州弟一王公權荔枝綠酒大爲戎州弟一詩尤與日多苦思情何由生不合

梨萼詩鏗或是贗蹟

孫覺卒於元祐五年又見長編

文游臺

高郵有文游臺楊州府志引輿地紀勝稱舊傳宋蘇軾王鞏孫覺秦觀及李公麟嘗同游論文飲酒因以文游名之公麟畫爲圖刻之石宋應奎重修文游臺記稱孫莘老秦少游嘗與蘇子瞻王定國載酒論文此臺之上時守以羣賢畢至扁曰文游中更兵燬淳熙初王公訥起其廢云云所謂時守者不詳何時何人說者以淮海集及東坡集無詩可據爲疑攷王宗稷東坡季謙坡由守密州移徐州在神宗熙甯十季丁巳其明季戊午爲元豐元季佺黃樓吳興施司諫注蘇詩目錄以東坡次枕書居禊說

三

韻秦觀秀才見贈詩及太虛以黃樓賤見寄佺詩爲謝詩定爲守彭城時佺蓋此爲少游識坡公之始又攷宋史孫覺本傳稱覺卒季六十三而不詳何季李常傳稱常與覺前後一夕卒淮海集中少游李公擇行狀稱公擇卒於元祐五季二月二日從知莘老大卒於是時與長編合然則欲攷四賢相聚之跡當自少游識坡公始至莘老卒止由熙甯十年丁巳迄元祐五年庚午前後十四年中爲斷十四季中元豐二年己未坡公由知徐州移知湖州八年乙丑由乞居常州知登州元祐四年己巳由京師出知杭州當三過高郵元豐己未少游在

杭越間淮海集載有詩題云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
又佗龍井記云元豐二季余自淮海如越省親過錢唐
又佗龍井題名記云元豐二季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
過杭又佗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云元豐二季某適
自淮南來蘇集又有與秦太虐參寥會於松江詩施注
以爲由徐移湖時佗蓋天在元豐之己未此季東坡與
少游無會於高郵之事明矣元祐己巳則少游已官京
師淮海集有詩題云元祐三季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
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季來閱諸公詩
因次韵可攷惟元豐乙丑少游時未被薦或者家居而
枕書居襍說

三

与莘老不相值蓋莘老此時正知應天府也宋史莘老
本傳止稱其知廣德軍移知湖州廬州蘇州福州楊州
徐州在熙甯二季以後哲宗卽位以前不詳何季以通
鑑長編攷之知莘老持祖母喪去廬州在熙甯八年乙
卯以黃魯直和孫莘老斗野亭詩題攷之知莘老起知
蘇州在元豐三年庚申以前其間實居高郵可與少游
有相聚時如同游湯泉之類又與蘇王二公不相值定
國甲申襍記邢恕教王楙上書誣宣仁一條稱蔡蕃倅
潤過高郵爲余言之又長沙老人一條稱唐程過高郵
謂余又吕大防謫循州一條稱潘适過高郵語余如此

又有洛人告文及甫一條稱大觀元季九月周秩重寶得吉州守過高郵言又淮海張邦基跋定國清虛禱著稱余在高郵及人張由儀

彥則

以定國所記禱事三編

見俗彥則云定國出弊篋付彥則銓擇三書皆定國手寫據此則定國居高郵甚久而坡元祐壬申由知楊州內召塗中有詩顯云在彭城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季憂樂出處不可勝言定國顏益壯予心形俱瘁云云則是由元豐己未以後至元祐壬申九月以前坡與孫秦或者相遇而與定國無一晤也且甲申在徽宗崇甯三年定國居高郵記載

枕書居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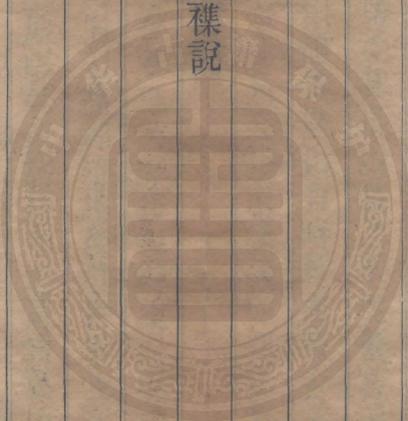
十四

亦在蘇孫秦三公卒後無疑案四賢踪跡中外靡常不必定爲同至高郵殆先後俱嘗至此耳淮海集斗野亭詩莘老原唱蘇黃諸公和之黃詩集中和詩顯伯莘老畱詩斗野亭庚申十月庭堅和明是山谷補伯東坡詩集中和詩顯伯次韵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明是東坡未至邵伯堰後人於亭圯後擇地重建刻諸公詩陷壁中以志景仰况履綦舊地巋然獨存哉高郵又有紹興三鉅公祠三鉅公者一爲張魏公浚一爲岳忠老飛一爲韓蘄王世忠以其皆嘗至此而有功於高郵故聚而祀之夫不得指爲同至高郵也文游臺之祀

四賢蓋天類此至若蘇秦二公之無詩則有說矣文游
臺者以四賢至此而後命名當其初一土壟耳非若斗
野之建亭命名於先而可以筆墨紀之也余故爲指舊
傳四賢同時文酒此臺之謬且解蘇秦集中無詩之疑
而爲之攷如此

枕書居禩說

壹



而爲之攷如此

四賢同和文游於此且稱禩臺中無詩之疑

世之懸有命各異然而再以筆墨紀之出余竊以

爲善以四賢至此而後命名當其初一土壟耳非若

斗野蓋天類此至若蘇秦二公之無詩則有說矣文游

枕蓍居文序

古文未易言也吾輩弄筆大言其匈臆不能已者而已
匈臆欲言者何限而位外不可言耳目聞見所未及不
能言至牽帥應酬而言者則有言大如無言此言之存
者所以寥寥也卽此僅存并欲舉而棄之然旣迫以不
得不言則大者可以徵文獻厚風俗爭一坐於古作者
之間小大足以動感喟一唱三歎趣在字句外吾目所
見枕蓍居文其足以當之乎枕蓍嘗謂文之古今以時
代區不以體裁區自有時菘而後古文之名乃有專屬
其論創而確究之時文議論剴切關繫家國人心者何
枕蓍居文序

一

嘗非古文爲古文而模擬餽飭或至艱淡不可解者安
知不轉在時文下笱人云詩中有我在詩然而文何獨
不然乎僕半生塗抹每不知其然而然而時辱枕蓍謬
賞致有槩棗之災枕蓍於文不輕作余於其言人所欲
言而不能言者輒欲大白賞之百徧誦之而惟恐其盡
阿好與否余兩人不自知也夏思里中工古文者近日
以澹人孝廉爲最乃其稿已在若存若沒間則余之繼
思枕蓍舉所未棄而存之其大不可少也夫歲在乙巳
九月世愚弟周敘拜手

自題所宜軒

陸放翁之詩曰敝廬雖陋甚鄙性頗所宜唯其心安於
陋而後其身與陋宜初於鄙無與也世有不安於陋而
究無解於鄙者則鄙夫不足以居陋矣余寓宅東偏老
屋三楹先余而有之者以爲陋棄不居余喜其果陋也
爲芟薙蓬蒿而出之暇輒與友生商論古今其中久而
忘其爲陋居以人陋乎人以居陋乎是不可知其與
余性相宜而已乃命其軒曰所宜而題之遂識於末

枕書居文

其於所宜而自命其軒曰所宜而題之遂識於末
其於所宜而自命其軒曰所宜而題之遂識於末

焚餘詩跋

小山海陵舊族大銀臺樸菴公孫紹興通守西邨公子
爲人雅潔寡言笑避俗若浼其文華瞻而有骨兼工書
法于兄弟中稱白眉乾隆甲寅乙酉閒入 都應順天
鄉試文譽噪一時同郡施小鐵先生最以遠到相期久
之無所遇以父老病束裝歸侍養之餘謝絕人事寄興
于詩每苦吟通夜不眠以爲常詩脫稟不求知當世自
賞而已未幾遘家難旋居父喪以幽憂之疾卒年甫逾
四十五且無子哀哉小山于敬爲婦兄敬于其歿也弔諸
其室訪求遺筆則歿時數夕付諸拉襍摧燒矣搜集其
枕書居文



徹籠中焚所不及者僅七言近體數作存蛛絲蟲蝕不
可辨識者復居其少半蓋其生平所作十之一耳爰益
以聯句二作并付梓以觀者比諸一鬢之味可也

子持每苦吟歿時數夕付諸拉襍摧燒矣搜集其
枕書居文以父法錄束裝歸侍養之餘謝絕人事寄興
于詩每苦吟通夜不眠以爲常詩脫稟不求知當世自
賞而已未幾遘家難旋居父喪以幽憂之疾卒年甫逾
四十五且無子哀哉小山于敬爲婦兄敬于其歿也弔諸
其室訪求遺筆則歿時數夕付諸拉襍摧燒矣搜集其
枕書居文

諫堂和尚幻居詩跋

小某居士購得諫堂遺詩以刪定屬諸澹人先生先生
爲選存其半而加弁言焉先生歸道山居士復有所刊
削而質諸余余最後爲之搜剔割愛畝畱既定較諸元
本僅二十之一耳先是澹人先生旣爲其詩作敘其嗣
法門人學聖者住揚州某寺持忝任剗劇事以爲當從
元本居士以爲當從定本商論閒而其門人者歿矣居
士復從揚州覓得其詩而手訂焉去季吳興鄭夢白廉
訪任揚州都轉集海內名宿選乾隆嘉慶以來詩將有
禊朝正聲集之列諫堂詩已入遷鄭公遷秩公正聲存

枕書居文

二

諸稿而已居士恐諫堂之詩久而微佚也爰集知諫堂
者捐貲刻其定本蓋始終其事居士之力爲多余故樂
得而記之幻居者高郵善因寺丈室西偏小築諫堂之
祖最初禪師乞邑人題署者也

公門人學聖者住揚州某寺持忝任剗劇事以爲當從

元本居士以爲當從定本商論閒而其門人者歿矣居

士復從揚州覓得其詩而手訂焉去季吳興鄭夢白廉

訪任揚州都轉集海內名宿選乾隆嘉慶以來詩將有

禊朝正聲集之列諫堂詩已入遷鄭公遷秩公正聲存

禊堂正聲以爲信也

題吳小梅襍臨漢碑卷後

小梅歿三年矣敬之與小梅文酒過從垂三十年知小梅生平最悉惜哉斯人不可作矣小梅性天篤實門內行稱醇備與人交始終不渝所善某詩僧示寂爲訪求遺作多方購得之付諸梓人其敦友誼無間存歿此一節也稱人一長一裁惟恐不及聞人過輒請勿復道里黨相遭未嘗有疾聲遽色然外和內介不可干以非禮莫年貧病不改其初嘗爲敬之述邑某孝廉爲諸生時值歲祲寒餓老屋中無所爲計妻子請出乞貸孝廉堅臥不行時同學相識中有牽帥爲非分作自肥策者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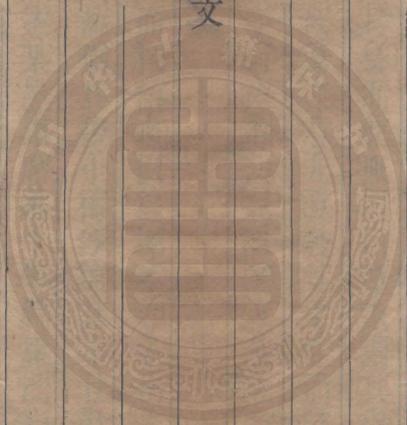
枕書居文

三

廉恐出而相值無以自潔不如不出之可以病謝而恥於乞貸蓋猶其後小梅旣述其事且歎曰孝廉後以某大府延主某邑講席垂十年歸里門以尙志終皆寒餓時堅臥之力也觀於此言可以知小梅之爲人矣小梅天資穎秀於文事無所不能爲詩清利蘊涵性靈不可磨滅著有願學齋詩藁又工隸楷書邑中與小梅同時而工書者夏澹人先生味堂沈鳧邨先生鈐宋實甫先生茂初皆與小梅爲忘年交小梅八分尤冠絕一時臨摹漢人各得神似而彙各碑之妙隨意作大幅或數十字落筆如飛尤神明規矩惜隨手應求不自矜貴零楮

殘縑家藏殊少此帙後復不自題姓名更百載後知爲
何人墨妙耶小梅書散在人閒甚夥哀葺而寶藏之是
在哲嗣也夫小梅姓吳諱兆楠國子監生子榮仁榮芝
皆高郵學生以小梅未別有傳故并詳識之如此

枕善居文



高郵學士以小梅未別有傳故并詳識之如此
世世傳也夫小梅姓吳諱兆楠國子監生子榮仁榮芝
皆高郵學生以小梅未別有傳故并詳識之如此
世世傳也夫小梅姓吳諱兆楠國子監生子榮仁榮芝
皆高郵學生以小梅未別有傳故并詳識之如此

周雨窗五十壽序

海內操觚染翰之士疏濬靈心膾炙時口者無慮千百輩究其意旨而匈肌無與焉美則美矣非其至也余嘗謂人必有至性而後有至文足以副斯言者蓋寡余友雨窗內行醇備哀樂過人可挽近今薄俗與人交在和介閒修士愛其彬彬時彥疑其落落半生不遇不改其常惟上下古今獨發感喟而天又舉人閒困心衡慮之境畢集其身而使無以自寬或謂其得於天者爲最嗇然安知彼蒼之意非激發其至性而昭著其至文俾後來學士于行墨間想見其爲人哉雨窗爲文峻削蒼秀

枕蓍居文

五

如寒山古木閒清光勁氣撲人眉宇其眞摯處欲歌欲泣知文者每爲卒讀愴然詩如其文閒以跌宕眞意充周不屑藻繪制菽亦稱三折肱勃宰理窟中發攄匈肌不苟爲炳煥以博俗賞性天稍薄學識稍疎者信無由道其隻字矣而雨窗殊不自以爲工以爲聊代感喟而已吾不知天之所以造就雨窗者何限而能知雨窗之益篤於至性而益富於至文者未有艾也雨窗今季春秋五十余欲爲壽而拙于詞因述窺見雨窗者質諸雨窗并質諸知雨窗者

重修青雲樓記

代

自來名勝之區所以垂久遠而不廢者非止游觀風景已也蓋必有深意寓乎其中足令後來顧名思義而勸勉於無窮者在高郵青雲樓自宋迄明爲鼓樓司曉夜而已

國初爲青雲樓父老傳形家者言謂邑中科名之盛繫焉旣而改爲忠孝閣見觀察孫公虞橋所爲記後復名青雲樓仍其舊也釋孫公之文引太史公附青雲之士施於後世語以爲青雲者意在流芳不爲華腴其言體矣然余觀古今擢科名而登臚任者非其人忠孝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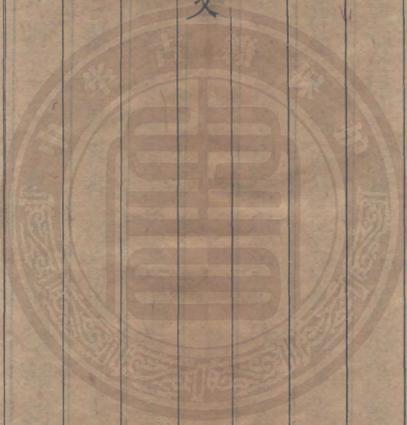
枕書居文

六

卽食其祖若父忠孝之報者也青雲云者實兼忠孝科名而一之雖兩易其名曷嘗少易其義哉樓修於乾隆四十八年歷今五十年風雨所侵積圯幾不可登余再權斯邑講求利弊修舉廢墜商諸邑人首葺斯樓慮邑人之以爲不亟也某君慨然起任其事逾月而工畢頓還舊觀如鼎新焉余與邑人喜斯樓之修成而卽勉邑人共脩其忠孝以蔚起於科名俾無負前人建樓之意而亦不慙乎孫公之言冀得昭盛美於百禩蓋區區之所厚望有欲與斯樓并垂久遠者也此一役也用錢三百餘緡出自某君一人之財力他不資夫將伯亦足以

勵邑人之好義而勇者余故樂爲之記

祝善居文



七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之五

書周雨窓詩集後

敬之爲詩每致思孤冷之境同里夏澹人先生謂佳處得於秋者爲多何不潤以春夏之氣敬之心折於其言而握筌時究不能改蓋天之位置斯人与人之攄寫斯語其境不期相合而自合雨窓詩多感喟而沈摯之思峭刻之筆又足以相赴或亦所遇使朕朕雨窓之所遇非遇古今所未遇也而能爲雨窓之詩者絕少則性天醞篤之所發見不僅緣於所遇矣雨窓与勿儕唱和極夥大抵無無所爲而作焉之作而不甚存彙去年以勿儕敲勸始錄百一出示敬之敬之受而讀之數過未嘗不心脾悽惻出淚潛焉蓋不忍卒讀而又不忍不卒讀与敬之孤冷之思有時而相近也若以示潤色鴻業頌揚盛美之才恐有不忍卒讀而遂終於不讀者是又思櫟園之於陋軒而不能不掩卷三歎也已

枕書居文

八

碧虛齋吟草跋

道光初元

詔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以應

旁求甚盛典也吾鄉人士推重朱實父先生品望咸以先生膺此選庶幾無媿時先觀察就養

京師亦謂先生宜於科名資格外出為

國家用不徒閭里榮也先生力辭峻卻以為不足以應詔蓋其撙節退讓榮名不可以相彊如此先生外和內介德行道藝堪以矜式後輩而貽無窮不僅以文傳然其文亦精淡醇雅非尋常操觚時彥所能企及乾隆年

枕書居文

九

聞御史大夫仁和胡文恪公視學江左按臨揚郡獎拔各邑才器尤異者十人期以遠大先生與焉其後十人

中位清要者今大司寇史問山先生致儼大司馬朱詠

齋先生士彥為最顯先生僅登賢書一作司訓晉銜中

翰定非文恪所滿志也先生自謝病歸鄉里杜門不問

世事哀其生平箸述手自鈔纂各為定本而先出碧虛

齋吟草示敬之敬之懜先生詩舊有乙丑高郵紀災諸

作見賞於前江南制府梅葦先生鐵保前江甯方伯許

秋巖先生兆椿揚州太守伊墨卿先生秉綬因是三先

生洞悉高郵災戶流離之實為請

振於

朝言仁利溥不墜風人作歌告哀之悒久在鄉人心口中矣茲復受其全編而讀之竊見其思清於水氣和如春抒其真摯之情運以委婉之筆舉凡馳騁有力而涉麤塗飾工詞而過縟者皆無以道其一二先生之詩其立言不朽之一端哉他日有觀先生著述之全與鄉先達賢良方正孫雨田先生穀之文彙爲一帙而并稱者當先卽此編而殷其景仰余

枕蓍居文

十

權邨樵唱敘

鄉前輩以道惠經濟相尙其發爲文章炳烺也夥矣餘事爲詩或猶以風雲月露之辭少之況倚聲乎

國初以來里鄙名宿惟蒼雷北嶽父子閒爲涉筆而所傳無幾吾儕所及見東田荃庭兩先生唱和之作在殘編遺墨中賸紅詞近付剗刪此外無雕本可供度閣也則以爲餘事中之小技無可辯者然詞誠小技而求工亦正不易本諸性靈充之問學益以涵泳所至淺淡之境有爲文家所不能道而詩家亦不能工者不得謂爲夫人而可爲也方今以詞名海內者不可勝數或以語

枕蓍居文

七

雋或以律譜類皆自少至耄講求不倦而瘦生及敬乃於中歲無意名場後始效顰爲之宜乎可存者尠及披瘦生所錄權邨樵唱聽之其音璆然味之其旨盎然蓋於語雋律諧咸不多讓則安得以爲小技而付諸蝨蝕哉且吾儕近錄高郵耆舊詩餘自秦少章至近代已故諸君子爲一冊而詞人之現存者尙未暇及更百數十季後如復有操筆繼吾儕後者錄其所已及更錄其所未及則權邨樵唱當賸矣於里鄙學士文人之口不僅賸矣於里鄙學士文人之口其爲炳烺方之前人同工異曲非敬所作語不當行比已

重修明倫堂記

代

百事廢興之故豈不繫乎人哉廢必有興賴振作之力
開乎其先然亦有時數默與爲轉移不可彊也高郵
學宮建自前代脩於

國朝順治丁酉歲基地爽塏規制宏濶師儒以時習禮
其間講求德行道教立乎歷禩以來邦人士仰承
作人雅化科第仕宦蔚爲

國華道光乙未余蒞茲邑下車伊始祇謁

先師瞻仰

殿宇惟

枕書居丈

三

明倫堂敝側爲甚詢諸父老蓋距興脩之日幾百八十
季矣竊思先余而來者豈遂度外斯事相率因循不求
所以興之必有天時人事瞻顧而不得行者余幸其未
傾圮也亟謀脩復舊觀而承歉歲之後元氣初復蓋藏
缺然不得已而姑待茲荷

天麻河淮安瀾下游諸邑告豐高郵比戶稱足穀余以
時不可失亟集紳士熟籌之則有某某欣然起曰茲堂
宜脩久矣幸邑侯率作興事不可再延請竭三人之力
任之卽日鳩工庀材趨事赴功凡茲堂輒木之朽蝨橈
折不可用者悉取而易之用錢若干緡煥然一新而巍

然可仰計經始落成爲時不及十旬何其速也先是
學宮西偏有忠義祠中祀宋張魏公浚岳忠武王飛韓
蘄王世忠及

國朝邑人副總戎陳公錡蓋張岳韓三公皆有功德於
高郵而陳公則爲

國宣勤歿於行陳者合而祀之允矣歲久棟宇不庇風
雨余捐廉撤而新之不假公款與

明倫堂工役先後并興而并成余不敢謂由此百廢具
舉筮免因循焉耳而人力天時有合而贊其成功不期
然而然者庶幾

枕蓍居文

圭

先聖靈爽實式憑之而士之生茲土者益思砥行立名
以求無愧於茲堂之義亦勿負余與諸君脩復之勞斯
則余所厚望也夫

爾余謹敬禮而拜之不覺公悲興

爾宜謹敬付百刻詩言而誦之其矣歎夫斯堂不

高擬而刺公腹

國諱邑人臨縣海州公欽蓋建清韓三公皆賢也

國王世忠及

學宮西偏有忠義祠中祀宋張魏公浚岳忠武王

飛韓蘄王世忠及

朱菽圃先生八十壽序

歲在著雍闓茂之仲夏爲吾菽圃先生壽屆八十正慶之辰精神彊固起居如少年因應百爲充周乎端委多有爲少年所不及期頤之壽固可以左券操之奉觴稱慶正未有艾敬何汲汲以鄙辭爲先生壽惟憶敬初奉教于先生方在髫髻前後五十餘年中窺見先生之道凡言之美無一不可以致遐齡而登大耋非由熊伸烏顧講求肘後服會之方也先生天性孝友循采陔蘭先意承志爲兄供奉之日長有不讓古人所願者玉昆金友皆敦士行交勉廉讓蓋無間言有如一日門內行枕書居文

十四

稱醕備焉根柢之固如此其與里黨相接識面之交凡有艱告語爲之籌畫周詳慰問諄懇痛癢如切其身必思轉移于無事而後已至戚相關無論也義漿路會歉歲幾年隨時贖卹耗多金蓄良藥以濟不知誰何之人又其餘惠沾被而不求人知者博愛推慈德符善慶如此先生安宥世族司牧茲土者咸知先生爲一鄉之望每就咨訪先生于敷陳利弊以外言不及私其品地高潔爲時倚重又如此先生弱冠工才菽秉受庭訓與諸昆季先生馳騁才名輝耀華實江淮間宐乎綴科名歷仕宦發攄德行道菽以無負其所存而大彰其所學

矣乃馳驅南朝不合有司繩度至于廢然無意于當時
善于揆度事理者不能不疑天意之安在夫嘉樹之植
于庭階也穠豔繁葩香色并勝可以侈稱極盛彼岩阿
之松栢固不能與爭一時之榮及觀雨露霜雪歷時既
久凡百卉推遷新舊改觀之際而一如其常然後知天
之不与以浮榮者正其與以不敝者也試取薄宦天涯
風塵碌碌親舍望雲瓊樓問月之流輩與夫守貽厥敦
友于訓子孫以懿美之行雍雍熙熙一庭和樂出則鄉
里稱善人推爲祭酒二者相提并論必有能知其得失
之孰多孰少者矣今年先生慶八秩吾姊相莊鴻案足
枕書居文

五

爲先生良佐年亦近八十哲嗣佳孫才德器識各能得
先生之緒餘皆可以展驥足而奮鵬翼則先生之受福
于天誠未可測其涯涘而謂敬蠡測之詞足以盡先生
道蘊哉敬年甫踰六十而有衰意先生則少時不覺其
壯高年不覺其衰實有大過人者更數十寒暑後敬將
復扶衰泥首再進嘏祝待先生倚鳩杖而聽之

節婦孝子議

方

今令典凡孝子節婦有司皆得具姓名事實以聞其經禮部議可者皆得取

旨下所司分別旌獎所以勵名節厚風俗也近各郡縣舉節婦貞孝報部無虐賊甚至采訪百數十人以

聞得合爲一坊而表彰之而孝子罕聞焉豈綱常大節獨女子可以自勉而男子無與哉理非必無勢有多阻公牘奉行習不加察焉余女子守貞於恫但以喪夫在三十城內由此歷三十季不嫁或茹苦歿世而守貞在枕書居又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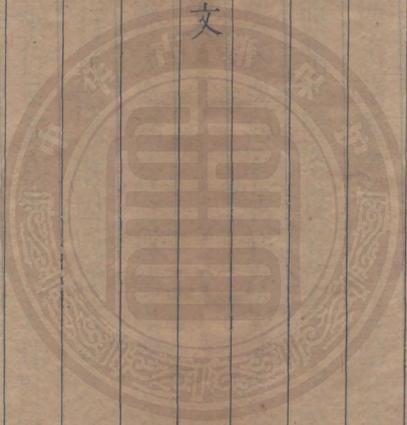
十五季外夫與例符皆得循以爲請若夫孝在士族則以爲庸行當然不敢因以爲名在庶人則自謂顛愚不敢冒爲士行又多爲學士大夫耳目所不及幸而見知又以其名不出里黨愚以涉私爲謗而憚於稱述焉無

論

上聞矣吏胥又以爲事不常有需索或奢因之大吏慮開貨賄之門復嚴其格以待之遂寂寂若無其人夫孝經所載原以推廣至意見大孝無所不包未可責其全於庶人也孔子時問孝諸人受教止於一節穎放叔舍因遺母意感鄭莊左氏以爲純孝較諸大孝未備多矣

然則孝之一節壽人所不欲泯滅者也今苛責之而無
以示勸雖日嚴不孝之條以示懲民或見辱而不見榮
則亦知畏而不知慕弼教其猶未周矣乎且嚴其格者
防濫也今節婦事實未有不貞而兼孝者謂婦能孝於
姑孀而子於父母并無一節之孝可取世風雖降薄待
今人何至於此所願有維持風化之柄者審度於不嚴
不濫之間以待之

枕蓐居文



不孝之問以爲之
個人所至然也所願齊辦林風以之附普我對不
此動而平健父母并無一節之孝而節婦能
樹德身今論駁事實未有不貞而兼孝者謂婦
則亦知畏而不知慕弼教其猶未周矣乎且嚴
以示勸雖日嚴不孝之條以示懲民或見辱而不
則亦知畏而不知慕弼教其猶未周矣乎且嚴

重脩社稷壇記

古聖平水土教稼穡爲生民所託命凡夫措之而安養之而徧宐有

神焉主之民無不在

神矣無不在故設其社稷之壇載於周官司徒之職而諸侯未得祀社稷今之郡縣古侯封也封建之遺意存焉高郵自唐以甯爲縣於宋元爲甸爲府今爲州非僅郵矣其準乎諸侯之所祀以爲祀也固宜瀕湖地多下澤獨城西北土阜隆起望之穹然而壇位其上周以繚垣樹之茂木規制甚宏整於此見吾人相度之審經營枕蓍居文

文

之勤歷季旣久脩葺弛懈壇荒垣缺并老樹存無幾道光壬寅湘鄉左侯青峙以名孝廉奉檄領吾邑事下車慨然有脩夏志時值江海有警欲先其急者捐奉錢爲邑人倡脩城浚池講求耆備耆備旣飭爲演耆廳以便教練先聲所被四境帖然耕耨不輟賦以大熟殆有默相之者江海旣靖之明年侯不欲懈其政詔邑人曰方今邑中脩舉之事孰有大於社稷壇者乎

神所憑依

序

明禋典重而可聽其地之卽於積廢乎乃爲多方畫鳩工庀材汲汲從事於是艸萊闢土壤築甃石完局鑰

感舊文集續彙敘

文傳世不傳世有幸不幸自昔而然已制菽用以掄才
傳世榮世有兼得焉者不具論謂必榮世而文乃工宜
乎黜籍中人眇佳製而學者案頭或不盡取科名闈壘
則以此事極詣多在風檐寸晷外未可以其終身不遇
輒謂爲所造未淡也且制菽正奇濃澹隨風氣轉移或
有極工而不含有司程度花樣不同無害其爲宮錦後
來具眼必不以成敗論人吾友周子雨窗曩彙感舊文
集淡慮其可傳不傳而汲汲傳之里鄙披誦類能因文
而想見其人茲復搜葺爲續彙大都皓首陳編臯比指
枕書居文

子

授之儒爲多而腸帖朝除中間有及門私淑開原不爽
益信時數爲之非戰之臯人以文傳安見不可與榮世
並著人間者有是文必有是傳以理斷之固應若是然
非雨窗訪求掌錄一再板行則故紙漂零雲煙並滅冥
漠中有知當祇付諸無可如何而旣爲雨窗所賞兼爲
不知誰何之人所共賞可謂有幸矣知己不恨較諸藉
甚榮名異同久暫見遠者必能辨之雨窗今之顧俠君
也吾知風懷月黑中其必有數輩才鬼衣冠來肅拜也
與

家諱編

高郵王敬之寬甫

管人重家諱以爲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末流嫌避太過韓文公因作諱辯然古有人門問諱如竟無所嫌避古意微矣道光戊戌里居多暇疏書策避諱犯諱故事命之曰家諱編意爲少年謹厚助其所未備俟諸續篇

晉書齊王攸傳攸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
晉書王述傳述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亾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家諱編

一

晉書陸機傳范陽盧志於眾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邇遐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吾父祖名播四海甯不知

耶

梁書處士傳劉訐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蚤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

南史王僧虔傳子慈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眾生今日可謂虔虔慈應

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南史王彧傳長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曰尊者之名安可戲甯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案舅謂尚之子偃

南史殷醕傳醕子孚有父風嘗与侍中何勛共會孚羹

盡勛曰盍殷萼羹勛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

忌諱

南史王亮傳亮遷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

南史謝宏微傳謝密字宏微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

家諱編

二

內諱故以字行

南史謝朏傳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道不能飲對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俊甚慙

案俊勛子

晉書張協傳傾鼎一朝可以流湏千日

北史齊孝昭帝紀帝聰敏過人所与游處一知其家諱

終身未嘗誤犯

北史儒林傳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之才

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世說新語桓南郡被召爲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往

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

涕鳴咽

世說新語宋武帝嘗稱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縣磬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不得至暗乃去

世說注孫放別傳放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卽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

金樓子捷對篇謝超宗字幾卿拜率更令騶人姓謝亦家諱編

三

名超宗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暎幾卿旣不容訓此言騶人謂不許而言之不已

顏氏家訓梁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往建昌督事郡民庶箋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辨而選

隋書劉臻傳性好啖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朝野僉載蘇頲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簪季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惻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

他日必主文章也

明皇襍錄元宗嘗器重蘇頲欲以爲相命相苒一日訪於侍臣外庭直宿誰召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以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

嘉話錄袁師德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餞謂人曰某不敢喫請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諱俛首久之

唐詩紀事嚴武年二十二爲給事黃門郎明年擁旄西蜀杜甫乘醉言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子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須合坐皆矣以彌縫之

家諱編

四

太平御覽石昂唐五代時不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畱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父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歸

太平廣記僕射韓臬病瘡醫傅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寒膏硬公笑曰韓臬實是硬

齊東野語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修王羲之父諱正母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同

邵博聞見後錄孫傳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矣覽傳師曰君無矣覽覽合矣君

宋董弅閒蕤常談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

云某預買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冲元

屬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則故切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

諱踖踏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

依元降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絳何嘗指揮吏惶

恐厚之曰尔誤也不之罪

宋陳晦行都紀事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巡

歷至一郡郡守盛禮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歌賀新郎

家諱編

五

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

日到守大慚監繫此妓

石林燕語尙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皆言勘會會魯公

爲相始改作勘當以父名會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

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

老學庵筆記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舉州皆謂

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遂書榜曰本州

依例放火三日

宋稗類鈔上官某名申惡人犯其名一知縣進見問曰

某事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

也罷曰此事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
臺院上官雖怒而無如何矣而遣之

家諱編

六



也罷曰此事申郡守不理卽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卽申

臺院上官雖怒而無如何矣而遣之

